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八十三

同治十年辛未八月乙未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同治十年七月十九日軍機處交出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國藩協辦大學士直隸總督李鴻章奏擬選聰穎子弟赴泰西各國肄習技藝一摺奉

旨該衙門議奏單併發欽此臣等查西人長技全在製器大而軍火舟車小而耕織陶埴無不各極巧妙其大旨皆本於算法現欲取彼之所長以補我之所短自非選材前往學習未易得其要領數年以來雖將設局製造開館教習諸務次第試行然僅得偏端未窺全體今該督等擬選聰穎子

弟前往泰西書院。學習技藝。係為實事求是起見。應如所
奏辦理。該督等所議章程各條。均屬妥協可行。惟第二條
內開由通商大臣劄飭在上海寧波福建廣東等處挑選
聰慧幼童等語。查從前上海廣東開設同文館。係於滿漢
八旗向習清書繙譯子弟及漢人世家子弟內揀選送館
學習等因奏准在案。此次該督等選送泰西書院學習子
弟。應請
飭下兩江總督曾國藩等查照成案。如有願往泰西各國之人。不
分滿漢子弟。擇其質地端謹文理優長者。一律送往。以廣
人材。至薪水膏火等項。每年需銀六萬兩。准其由江海關

洋稅項下指撥。此外如尚有未盡事宜。應由該督等隨時

奏明辦理。

御批。依議。

辛酉。大學士直隸總督李鴻章奏。竊臣欽奉同治十年五

月二十二日寄

諭。李鴻章奏。日本使臣將抵天津。請派大臣在津會議立約一摺

等因欽此。同日並奉到

諭旨一道。恭錄行知江蘇臬司應寶時署津海關道陳欽一體欽

遵。洎日本國使臣伊達宗城同隨員人等。於六月初八。七月

初六十五等日。已將辦理情形。疊次奏明鈔錄會議擬定

條規章程底稾。恭呈

聖鑒。並先後函達總理衙門各在案。當卽飭由應寶時等督繕條規章程各正本。兩日本所備一分。係用漢倭字體合寫。入於漢文未甚熟習。至七月二十七日。始據繕完。訂於二十九日。在公所會齊辦理。屆日。臣李同應寶時陳欽該正副使臣伊達。柳原。暨繕譯等到齊。彼此校對繕本。均無訛誤。分別書押鈐印。一律竣事。此案立議之始。係以修好條規為重。輔以通商章程。用漢倭文分繕。合訂二分。彼此存留一分。以備屆期互換。其稅則各項。向係查照海關舊章辦理。不在互換約本之內。今日本究屬初辦。兩國稅則本有

臣部。抄須分晰截明。除將存留一分。封送軍機處代為進
呈。其稅則即連同通商章程。附在條約訂本之後。以便屆
時發交刊辦。所有欽奉
諭旨二道。另行敬謹封固。咨繳軍機處備查。至此次議約與歷辦
西洋條約不同。前經函達總理衙門。聲明謹遵成案於恭
錄
諭旨之內。節存條約二字未錄。以備該使臣索看憑據。免其有所
藉口。迨後即執定不同西洋之說。與之往返辯駁。卒以蒇
事。別無要求。惟立意欲求進京一行。拜謁總理衙門王大
臣等。以致其本使遠來殷殷嚮慕之忱。經應寶時陳欽稟

商。以進京一節。已在條規中議定允行。未便阻止。且約事
業經議定。無從更生異說。該使臣等定於日內起程。查有
因公來京之江蘇記名海關道孫士達熟習情形。臣已委
令該員伴送前往。妥為照料。

御批。該衙門知道。

壬戌。禮部奏七月二十六日准朝鮮國王李㷩特遣齎奏
官李應俊齎到咨文一件。夾單一紙。臣等公同查閱。係因
懇陳美國兵船滋擾情形。懇請轉達
天陛。准照春間咨覆實情。明降
諭旨。使美國使臣洞悉利害。各安無事等因。請為照詳轉奏前來。

臣悉心酌覈。可否

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按照咨稱情節酌量辦理之處。伏候

命下臣部遵奉施行。軍機大臣面奉

諭旨。該衙門議奏。

朝鮮咨文

朝鮮國王為歷陳美國兵船滋擾情形事。本年二月初二日禮部轉寄美國封函一件。已縷述實情。懇請轉達

天陛。特降

明旨。開諭美國使臣各安無事等情。咨覆去訖。竊念該國使臣或已發船徑向敝境。拔戍飭沿海官弁。儻有異國船隻。來到

海面。切勿先啟釁端。迅速報來。果於本年四月十一日。京畿觀察使朴永輔。江華鎮副使鄭岐源等官馳啟。富平都護府使李基祖呈稱。本月初三日。異國船五隻來自西南。碇住本府海面。投送大字。自稱美國欽差大臣暨水師提督為商辦事件。求見大員。決無害意。勿得驚恐等語前來。當即飭下議政府派遣三品官員。慰問涉海勞苦。略叩商辦事情。議政府狀啟差送官丈報內有稱夫案總辦杜德綏者。出而接應。謂該官員等品卑職微。不可與伊國公使相見。麾拒不納。更不打話。祇顧溯上港口云云。續接觀察使朴永輔鎮副使鄭岐源等馳啟。美船二帆者二隻。突入

孫石項。係是內港要緊關防。自經丙寅兵擾。增戍戒嚴。雖本國公私船隻。如無路引。不許放過。今茲異國載兵之船。不由本國知會。肆意恣行。隘口鎮戍將卒。鳴礮阻擋。彼船隨卽退出。碇住富平海上等因前來。竊念見影而察形。執跡而論情。天下之事理。未有外於是者。今美船之來。先之以封函。繼之以投文。動輒曰和睦而來。曰決無害意。彼以好來。我以好應。彼以禮來。我以禮接。卽人情之固然。而有國之通例也。和好爲名。而曷爲載兵而來。禮接是求。而何乃庬斥勞問。彼料關隘必有防範。所以極口稱決無害意等語。緩我備禦。乘虛深入。視人國如無人之境。和好者如

是乎。意在於啟釁封疆。斯可知矣。舉國之情。莫不憤惋。左海偏壤。雖愧疲敝。亦忝備藩屏。殿天子之邦者也。豈可使陪臣之為民具瞻者。奔走踞蹶於殊音異俗之來乎。彼所求大官接見。決意不許。而飭令沿海官弁。明白開諭。俾即捲回。嗣於四月二十四日。江華鎮撫使鄭岐源馳啟。美舶再入港口。襲陷廣城鎮。中軍魚在淵力戰殞身。士卒死亡甚多。賊兵屯聚草芝浦邊。鎮將李濂乘夜掩擊。彼逆退碇。續接京畿觀察使朴永輔馳啟。富平都護府使李基祖呈稱。彼兵之殘害城堡。焚燒刼掠。錐刀無遺。偵得彼船。甚多我國叛徒鄉導而來。不勝駭憤。投書詰責。

又據仁川都護府使具完植呈稱有李蓮惠手筒稱本郡魁承薰之孫出沒佇望於彼船碇留之處現捉嚴訊將入彼船甘作鄉導等情節輸服無餘亟令梟首警衆嚴飭富平等官與彼船勿再頒文字往復五月十四日京畿觀察使朴永輔馳啟富平都護府使李基祖呈稱前月二十七日彼船投送一封文字要轉達朝廷書中所陳未知何語而封面題字殆類相抗豈本國臣子所敢遞上業已斥退而彼猶齗齗不已謂將另行設法別路寄達故不得已再行文字往復論辨本月初七日彼船一隻向外駛去十三日還復來泊又於十六日該觀察使馳啟據該府使呈稱

美國碇留諸船。向本府投送一封文字。一齊舉碇。向外遠去。查美船碇留敝境四十餘日。其與地方官弁往復爭詰。及臨去投留文字。茲併收取鈔稿附呈。庶可俯燭彼其外託和好。非無甘言婉辭。內懷危險。實多詭智譎計。所以虎拒勞問。必欲大官之顛倒相迎也。衝突關隘。便謂防範之無如我何也。驕蹇也如彼。桀驁也如彼。況復藏匿叛罔之匪類。作爲入境之鄉導。夫如是而自稱和好。欲望禮接。不待我之不信。而彼已早知其必不諧矣。今其臨去投文。空肆咆哮。多發恐嚇。彼既不逞厥志。自應有此慍恨。而若復誣辭興訕。以惑聽聞。使天下各國。枉疑敝邦之不能優待

遠人。亦可羞之甚者也。竊惟小邦逖矣。東瀛之一撮土爾。財賦兵甲。無足比論。而聲明文物。尚能自立。莫非

聖朝庇覆之

鴻恩。而仰賴東漸之聲教也。其君子之所服習。洙泗洛閩之學術也。其小人之所資生。菽粟絲麻之本業也。以其質儉。致此敦龐。國家社稷。賴以為安。若徒一朝眩耀以光怪之奇珍。浸淫以詭誕之異說。奪志變俗。日就澆漓。殫財耗產。日益匱竭。則所以為民國計者。吁亦岌岌乎殆哉。美國公使之藉口商辦。乃不過遭難商民之優恤拯救。是則國有成規。無庸中託。而餘外包藏。必有其說。小邦之憂深思遠。斷不

輕易聽納。藉使彼無陵侮之氣。殘害之舉。而命官出見。相
對商辦。必不得聽施他般事件。況復行之以陵侮。加之以
殘害乎。煩乞部堂諸大人。將此事狀轉達
天陛。
特准春問咨覆實情。明降
諭旨。使彼國公使洞悉利害。明知兩無所益。釋慮於遺難拯救。斷
念於他事交涉。更勿搆釁滋擾。各安無事。萬萬不勝大願。
敝邦世守東藩。久蒙
珠眷。視同內服。凡有疾痛。未有不
曲軫

恩諒。猶恐式傷。惻懐覆幬。天地莫量。今玆憂虞之孔棘。安得不大聲疾呼。而冒瀆至此。累增兢惶之至。為此合行移咨。專差司譯院前僉正李應俊。齎咨前去。請照驗轉奏施行。

朝鮮沿海官弁與美國公使往復照會

江華府留守兼鎮撫使鄭岐源送美國公使照會

今春

北京禮部移咨。傳來貴國使臣封函。我朝廷早已論辨回咨。仍請轉示貴大人。且念貴國俗尚禮讓。素稱名邦。超出於各國之上。庶幾貴大人明達事理。不作輕遠之行。今何遠涉滄溟。深入他國。縱云無相殺害。孰不為之疑怯乎。關防

重地。不許外船輒入。各國規範。易地皆然。昨者貴船溯上
海門。致有鳴礮相警之舉。既云好意而來。有此一番事端。
甚為慨惜。自貴船之來。我朝廷戒飭沿海官弁。切勿生事
啟釁。貴船不念他國規範。深入隘口。則封疆之臣。職在備
禦。豈得晏然而已乎。昨者之事。幸勿見怪。無或
北京禮部未及轉示回咨。貴大人未諳吾邦各船事情。而有
此舉耶。今將回咨副本送呈。庶可一覽而洞悉無餘矣。本
國之不與外國交通。乃是五百年祖宗成憲。天下之所共
聞也。亦
大清

天子之所俯燭。不可破壞舊典。今者貴使之所欲商辦。無論某事某件。原無可商可辦。尚何待大官相接耶。天地之大。萬方羣生。含宏覆載。咸遂其性。東邦西國。各修政教。各安其民熙熙雍雍。毋相侵奪。是為天地之心。苟或不然。上干天怒不祥莫甚。貴大人豈不知此理哉。風濤萬里。可念辛苦。菲薄之品。聊助行廚。地主之禮也。勿卻哂收。是所望也。為此照會。

美國贊理欽差文案總辦杜德綏送江華鎮撫使照覆

項奉照會。敝國欽差來文。並答

大清禮部回咨副本。均已上達我欽提憲。茲奉飭照覆遵此。據

貴來文內所稱。可見貴朝廷不願與敝國欽差以友誼商
論所求欲辦之事。此則我欽提憲深為歎惜者也。至無端
攻擊之事。並不任咎而反袒護。謂疆臣職所應為。在我提
憲原擬鳴礮之舉。出於軍民之安為。貴朝廷聞之。必派大
員前來會議。故竢期以待。三四日內。如無貴朝廷延挨商
辦之意。則我欽提憲任意施行。略此復陳。至承賜多珍。足
徵惠愛。感謝難名。惟不敢領情。敬此璧返。

江華鎮撫使送美國公使照覆

竊詳貴來文。殊多出於意望之外者。還為慨歎。貴大憲既
稱和好而來。我朝廷本擬以禮相待。所以先遣三品官員

勞問風濤利涉。且請商辦事件。詎意貴員謂非大員而拒阻逐回。勞問之官。未及回京。貴船遽入海港。雖云意非相害。所駕者兵船也。所載者兵器也。百姓軍人。安得不驚惑駭怪乎。以和睦之道。入他國之禮。恐不當如是。本地曾經兵火。恆存戒嚴。忽覩非常之舉。致有鳴礟之事。驚動左右。雖深歎惋。關隘防範。易地皆然。今來責以任咎。實有未解。貴員之必欲會大員商辦者。今春信函。專為丙寅年間。二隻商船。一款一害。欲得根由。及嗣後美船如有在境遭難。設法相救等事也。一隻為貴國商船。本國之所未諳。而載來兇悖之崔蘭軒。自取其敗。初非敝國之故害也。辦惑丈

案。前後非一。今無足更論。至若貴國之遭難相救。國有成例。無庸更事商榷。本國之於貴邦。相去幾萬里。天外別界。兩相安靖。則不待講約而和在其中矣。說長說短。爭多爭少。則雖欲友睦而轉生事端矣。以此論之。得失利害。均然可判。貴憲之任意施行。惟在深思熟計耳。非吾卻之。何其隘也。不勝歎惜。

富平都護府使李基祖送美國公使照會

貴船來到我境。稱以和好。我之接應。自有其禮。乃返逐送訪問之官。犯入關隘之地。不念貴船之失禮。但咎我軍之防患。亦既文字往復。開釋無餘。全不來聽。只顧起鬧。和好

之道。果安在哉。由今觀之。外託友睦之辭。內包詭譎之計。斯可知矣。及其下陸。伙伴畢露。焚燬境舍。刦財掠物。雖刀之微。無不奪取。是為竊偷奸細之行也。船中帶來多有吾邦之得罪亡命。叛國匪類。聚為鄉導。是為逋盜之淵藪也。終至亂發銃礮。殺害軍民。殘酷猖獗。孰甚於是乎。自稱和好而來。欲望以禮相待者。乃如是乎。不但吾國之三尺童子。皆所唾罵。抑亦天下之人。孰不憤惋而擯斥哉。不意來其國命結好他邦者。其所施為。乃有此事。貴船到處。孰肯以禮相接。講信修睦乎。竊為貴船恥之。為貴國恥之。

美國公使送富平府使照覆

來文內訴無端攻擊我舟。以致自取之由。各等官員往復文字。理合吐詞恭遜。而來文反是。日前之事。原係貴國官長。辦理不善。貴府暨貴朝廷。均無屈之可訴。當鳴敺禦舟時。我上憲原期貴國如肯賠禮。即可免以干戈。寬侯日期。足敷排解。乃貴朝廷默然無語。而各貴守土。僉謂職所應為。何以逆料後來之安然無事耶。貴府必知我舟礮能及遠。發而皆中。而在停泊之一帶民廬村堡。並未加殘。我所擊者。衹在曾攻我船之營壘而已。由是觀之。本國原非樂於戰鬬。以擾害土地人民者也。曩者曾經達知貴國。我等中懷和睦而來。現今我欽憲仍欲成前願而臻太平。貴國

若以和睦來。我等必以和睦接待。務望貴朝廷立睿智之定見。以免彼此後來之隙。另有公文一件。專祈上達貴朝廷為要。

富平都護府使送美國公使照覆

詳閱來文。祇是歸咎地方官弁。敝處地方職分。一承朝廷命令。惟守惟職而已。今來貴憲文字。不敢遞上朝廷。謹此呈還。槪於貴船汲水人之任他下陸。不曾礙害。庶應知歟處之亦不以殺害為能事也。

美國公使送富平府使照覆

非由來差接到覆文。及敝上憲遞送貴朝廷公文一件。並

稱不敢遞上。以為再有文字往復。無濟於事云云。茲本我
欽憲委飭照覆。貴府推卻不肯遞上公文。似乎可怪而不
可解。竊意貴府如此作為。貴朝廷若能洞悉實情。難信其
必無咎也。豈貴朝廷肯將友國使臣。交通貴國之路。均為
杜絕。而罔念各國之成規耶。目今之際。或此後之釁端。需
和解之者。而茲已閉塞其門也。至送還之原文。我欽憲姑
俟另行設法寄送。現望貴府深長思之。允為呈遞。或詳奏
貴朝廷。俾知敝處有此上達之文。是為最要最宜者。果由
貴朝廷禁令。不通文件。不獨敝國。舉凡西洋諸大國。皆知
朝鮮國君杜絕友邦來命使臣。且係商辦和益之事。竟拒

而不納。至各國投遞文字。乃地方官職所應分。貴府如仍

前推拒。不得不以直言相告。恐將來貴朝廷不得辭其咎

耳。

富平都護府使送美國公使照覆

昨者奉覆。非望更有回音。覆文以貴憲公文之不上達朝廷見怪。最初貴船在留碇處。接應往復。緯有其地。乃溯入隘口。致有守者鳴礮之舉。前書已歎其不幸。則庶應諒悉。而竟又再入打仗。殺傷已多。以此我朝廷大加震怒。不復信貴處之和睦而來。以他國使臣直行大移於我國王。乖於等威體禮。敝職何敢以此轉達乎。大抵貴憲之遠勞商

辦。豈有他事哉。只以向來二隻船之一救一害。未詳其狀。而慮後日洋面來往之船。或復有不虞之患。必欲立一和約。永無相害而然耳。此豈非過慮之甚而枉勞乎。一隻船之被人所誤。自來取禍。此誠意外之事。其或海霧失路。或風濤漂泊。凡諸遭厄遇難。種種人命。本國之十分拯救。依願護送。載有金石成憲。體天字民。無間於遠邇別國。天地鬼神。臨質上帝。豈有虛言相欺。但願貴憲勿復過慮枉勞於此等事件。雖來商辦。而商辦卽此而已。無待和約。而和好自在其中矣。敝職縣監衷曲。願其職分則惟戰惟守而已。

美國公使送富平府使照會

接照覆。又稱貴府不允代遞公文。復不肯詳奏貴朝廷。我欽憲之來。有懷欲吐。貴朝廷不聞以陳訴之門。無地可述。不得以責府越分之空談。遽作如心之答覆。在貴國既未能善為接納。容遠人達所欲言。即不須貴官等設詞懸猜。逆料其中藏之積情。貴朝廷不肯與他國重任公使以文字相通。貴官等亦不必託詞代明其故。我欽差特奉本國勅命為大公利益之舉。不耀兵威。不懷惡意。且先有文字達明此情。如是遠來。在貴國亦應按禮款迎。或與貴君王或對特派大員。俾盡達其奉勅之由。議訂將來兩國交涉

事宜之規範。我舟初至。欲解地方之惑。示我等和睦之情。敝總辦承准憲委。適知貴員。使知敝上司中懷柔和。不擾民居。不移國俗。不侵寸土等意。貴國應看敝國之勢分。使臣之重差。優待涵容。俾得展其本辦之件。而貴國於此等應行禮宜。咸靳而不予。翻於我欽憲力求遠丈之徑。概使徒勞。較從前拒我情形。如出一轍。至文內申明不敢違上之故。皆枝梧虛浮之詞。貴朝廷於此事立意堅定。拒斥和睦商辦之舉。我欽憲原以溫柔之意而來。先曾布達。現以和柔之度。豈適以日增貴君臣之傲慢乖離而已。此番覆命。我朝廷聞之。亦必大失所望。至以後如何辦理之處。我

等實不能豫料。將來所慮者歐國暨西洋諸大國。未必帖然於貴君王之定而不移。以及擯斥他國重任使臣。排而不納。從此遂寂然也。設或將來各國用强。以致貴君王不能拂其所請。卽難言屈抑矣。此節關繫綦重。我欽憲相應覆旨。恭候本國廷議定奪。暫時移馳他處。或在貴國境內。或於中國地方。或仍令三二舟隻留碇貴境海口一帶。隨時察探水勢。卽望貴國不須過問可也。且嗣後如有歐國人民在貴境遇難。尤冀貴君王必按復答禮部咨內之應許。不食前言。體恤拯救護送。其中應有費用。本國如數補償。爲此照會云云。

戊辰。科布多幫辦大臣文碩奏。竊奴才派千總李昶往沙山于撫綏民圈。該弁專差外委楊登雲到城。呈出途次霍博克賽里。土爾扈特親王車林拉布坦。交遞托忒字公文一角。當飭辦理蒙古事務處繙譯清文。閱悉該親王奉檄差員。巡查上年會立塔爾巴哈台屬地界鄂博。於六月初五日委員差竣。據稟接見俄國卡官。聞知該國現擬撥兵為我中國勦洗逆回。不知俄人是何居心。呈報查覈等因。並據該外委面稟前過霍博克賽里時。親王曾與提及。近有俄國江達拉差人。來言俄國現擬撥兵二千。前往瑪那斯攻打回賊。且聞彼處有趙姓鄉約。數年練勇。聲名甚大。亦

欲見其人。屬我差人帶路。約於六月下旬前來。我想西路淪失已久。總無大兵來援。俄國既因和好。為我勦賊而來。我亦不好辭他。只好依言俟其來時。派人帶他前往。該外委又稱沿途行走。風聞有俄人已將伊犂城垣攻取。仍付該處現在華官。由晶河土爾扈特貝勒差人前來科布多烏里雅蘇台。報信之說各等語。竊查俄人攻取伊犂之說。雖係道路傳聞之語。而該國平日之處心積慮。或亦不為無因。顧仍付我華官之言。則屬難於盡信。該處現在所謂官員。亦只有一錫伯總管德勤。外此則皆衛拉特世爵而已。溯查同治四年。伊犂將軍明緒。以該處與塔爾巴哈台

軍情萬緊。曾屬俄國協兵助剿。彼時俄人推延枝梧。袖手旁觀。近者或見賊勢日窮。又聞北路諸城。皆有官兵壓境。惟恐我自往而攻克。用先乘機襲取。藉圖狡展要求。亦未可知。行同穿窬。伎倆詭譎。儻敢要挾竊踞。在我理直氣壯。折之固不患乎無詞。顧彼垂涎已久。我必驅就範圍。恐非徒恃口舌之爭所能濟事者。兩權衡輕重。利害相參。期一適中兩全之策。洵屬為難。奴才不敢不冒昧急陳。請豫先之備。至俄人欲攻瑪那斯一節。該親王車林拉布坦呈文。既未明白聲敘。且為驚疑不解之詞。而又將勢難不允俄人帶路之請。於有意無意之間。而亦差兵。是該親王之心

地若何。即須從容體驗。故等姑以傳聞之詞。難於遽信。即有俄兵助勦前來。兩國和好多年。自有以義相接之理。該親王惟當依舊安居。訓飭屬人。不可輕率驚慌等詞剴覆。至謂俄人欲見之趙姓鄉約。即係守備銜趙興灝查通年西路民情。與官睽隔已久。年來該職員疊具稟呈情殷圖報。體察目下情形。似以迎機利導推誠馭之為便。第無職官駐守。究竟無所稟承。祇好暫令千總李祀駐紮該處。藉通聲氣。酌給都司銜委劄。以壯觀聽。借用科布多庫存廸化州印。以昭憑信。鈔發俄國條款。庶知匡正準繩。另示條教五則。以備接晤應對。於七月十五日專差經劄外委范

成桼。持劉齋印前往。訖謹將現在辦理情形。恭摺具奏。

文碩又奏。再查賽留格木之布果蘇克達巴罕西至瑪呢圖喀圖勒幹。新與俄國會立界牌鄂博二十座。前經奎昌與俄使巴布闊福等議定。自同治八年三月二十五日起。每扣足三百六十六日。俄國委員會同科布多委員。自西而東。巡查一次。損壞情形。應即修補如舊等因。上年如約辦理。經奴才等委員慶秀、鄂士青差竣稟稱。查得各鄂博並無損壞挪移情事。詎於十月據索果克卡倫侍衛樂爾津泰呈報。有繪畫地圖。俄官包達杜拜私將杜爾伯特達巴罕該國原立鄂博。挪至博勒克地方。該侍衛阻止不聽等

語○奴才等復委員往查無異○適有俄領事龐齡自烏里雅蘇台前來○奴才等與之提及○時該領事急切回國○無心詳論○奴才等擬俟本年查界時○飭令委員面與俄國委員執約理論○屬其依舊那回○茲據本年查界委員巴哈塔禀稱○六月初六日行抵瑪呢圖噶圖勒幹卡倫○駐候俄國委員○數日未見前來○因屬彼國特默爾蘇卡官撥兵往探○二十二日回報○該國查界委員○行次中途○調回辦理兵差等語○該委員巴哈塔復與詳切斟酌○據稱兩國和好○同是官差○不敢錯說等情○呈報前來○除將前後情形○照會俄國西悉畢爾總督○屬其務於來年查界之前○趕將包達拉拜私那俄國鄂

博依舊那回原處。以符成約。看其作何回覆。另行酌辦外。

理合附片陳明。

諭軍機大臣等。文碩奏聞俄國收復伊犁一摺。俄人帶兵代為收復伊犁。前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及。已令榮全馳赴伊犁。妥為布置。文碩現接土爾扈特親王車林拉布坦來文及委員探報。均有俄人收復伊犁之事。其是否將城池仍交中國接管。尚難遽定。榮全當懍遵前旨。迅赴伊犁。與之會晤商辦。中國有人經理。庶俄人無所藉口。藉杜詭謀。文碩現已鈔發俄國條款等件。交千總李格以備接晤俄人。與之應對。榮全抵伊犁後。該千總亦可得所稟承也。車林拉布坦既有允為俄人帶路往攻瑪

那斯情事。恐其逆為所用。奎昌瑛棨大碩尤當設法開導。加意籠絡。毋稍大意。伊犁之事。烏科兩城。曾否有人前來報信。著全順奎昌多布沁扎木楚瑛棨大碩仍遵七月十七日寄諭。隨時確探具奏。另片奏俄人私移鄂博。現籌辦理情形等語。俄官色達拉拜私將杜爾伯特達巴罕原立鄂博。那至博勒克地方。亟應執定條約。與之理論。著奎昌瑛棨大碩。知照該國。務於來年查界之前。趕將私移鄂博那回原處。以符成約。

大碩密諭千總李昶劉大

為密劄遵行事。照得七月十二日。據霍博克賽里親王呈稱。該親王扎薩克等遵檄派員查閱鄂博。六月初五日差

旋。接見俄國卡官。聞有江達拉現擬帶兵助勦中國逆匪等情。旦請查照前來。並據楊登雲面稱該弁差旋。行次霍博克賽里時。聞俄官帶兵二千名。請該親王派人帶路往勦瑪那斯逆之說。查該弁面稟之詞。猶係傳聞之語。而該親王鈐印呈文。則係確有可據。恐該委都司與該營官不知接待要領。輕重失宜。所關非淺。特用密劄知之。查俄羅斯係華西一大國。向與我中原通商和市。彼此信義相待。已歷百數十年之久。此次如果撥兵前來。自為我西陲淪失。已逾數年。致妨彼國貿易。是以撥兵協勦。既可依舊通商。並可以得除逆助順之名。當妥為接待。惟一以理義為

主。不可我去求他兵加。貽日後不便。然彼既以和好為名

前來。我亦不可直言峻拒。尤不可冒失動氣。以致俄人轉

得藉口占理。茲將酌擬應行事宜。大綱五款。開單同與俄

國互定和約。一併鈔發。俾委員營官。得所適從。如能遵循

了事。固屬甚善。儻或別生枝節。務須飛速呈報。仍一面妥

籌支持之法。以待指示回覆。為此特劄。

一俄官此來。度必不先與賊接仗。而先來見中國官紳。俄

官來時。即著李桂道與懋與之接見。即彼不先來見。亦著

該委都司與該營官先行持名片赴彼營道候。即使定日

二人親往拜會。見時分賓主坐。俄官到我營來。亦須讓其

上坐。首敘寒暄和好之禮。次問帶兵來意。伊必言是因中國新疆各城。均被回賊蹂躪。民生荼炭。日久無兵。所以前來相助。該員營可答言多承厚誼。俱見兩國和好懇摯。新疆失陷以來。我們

皇上無刻不廑

聖心。痛民生之瘠苦。恨誤事之諸臣。所以新疆殉難官員。至今未

蒙

賜卹者。是為我抑之。緩俟百姓咸皆得所之後。彼時未卹撥兵者。是因關內軍務尚未一律肅清。雖疊

飭陝甘總督。然而其勢未能急切欽遵。非我們制臺成心膜視。又

聞我們明將軍於同治四年。因伊犁塔爾巴哈台軍情萬緊。一時關內請兵不及。念兩國和好多年。而二城皆有貴國通商市圈。特請撥兵協助。彼時是為保全無數生靈。情出萬不得已。不想貴國官員。始則置之不答。後雖應允而人展轉扶捂。以致無濟於事。今則情形與前不同。地方已然蹂躪。民生已然困厄。目下此間賊勢已窮。關內軍務已就肅清。我們制臺不日遵

旨派委文武大員。前來辦理恢復要事。我們這鎮西營貞義局良民義勇。在此保守地方。先行相機剿捕。以待大兵前來。便可洗賊淨盡。是以功在垂成。此時似可無勞貴國兵力。一

照前辭謝俄官。肯聽則已。儻以和好助勦為名。不肯撤兵回國。該委員營官。可言助勦雖因和好。但此國家大事。何未聞貴國公使。先期知照我們大憲。此來是貴國之意耶。抑貴官之意耶。即使貴國之意。不但我二人官職較小。雖我們省中大憲。亦不敢徑行留用。貴官必欲協勦。須待我們呈明大憲。酌覈示覆。我們方能遵辦。即或事屬可行。亦必以貴國專備接應之需。攻打之師。仍應中國出派。一切調度指揮。統由中國主持。方協賓主之義。

一俄官如問陝甘制臺所派大員。何時方到。可答言八九月間可得準期。又俄官如問此地雖有兵勇。烏嚕木齊塔

爾巴哈台兩處人當如何辦理。可答言此地雖有兵勇。烏魯木齊自能節節進取。況彼處亦有我們哈密大人。派委營官駐紮。至塔爾巴哈台賊已早竄無蹤。祇尚未經修理城垣。故將索倫一營。暫駐葦塘子地面。藉資看守。是塔爾巴哈台已為收復。更無須乎兵力。

一此來俄官不知是誰。儻非說理之人。强恃兵威。迫以義為難從之事。該委員營官先與耐心講理。言貴官此來。原為兩國和好。既以和好而來。而又如此非理引誘。非義威偪。是何道理。古今世事。曲直有箇理在。不是逞强所能行的。此營男婦老弱。全是

大清良民。數年困苦。毫不變心。如今非怕貴國兵威。不敢相抗。是因兩國和好。今貴官如此無理違約之事。尚未報之。我們大憲。所以不敢輕率舉動。然非義之事。雖死亦不甘從。惟有詳細稟大憲。與貴國公使理論曲直。看貴公使講理與否。再定處法耳。

一俄官習俗。不拘軍營差次。均得攜眷。其婦女見中國官員。必要拉手問好。此是彼國之禮。此次俄營婦女。如以此禮相見。該委員營官須辭。言此是貴國習俗。若我中國禮教。男女授受不親。犯則謂之無理。請仍免行此禮為是。人

俄人在境之時。我百姓眷屬。五十以下婦女。不可輕易出

門。省卻多少枝節。切要切要。

以上五條。是就本大臣意想所及要緊關鍵。揭以示之。此外緣擬不及之處。則在該委員營官隨機應變。妥帖籌之。大抵辦理交涉事件。首貴以義為質。以理自處。示和而莊。自然不致大錯。實有重大事件。如攻城助剿。通商設市諸節。不妨與之言明。我們官階較小。雖然如此會議。仍須稟候我們大憲裁奪。庶更得有退步。但不可一概推脫。不管不議。轉致俄人輕視不服。又俄人儻有分兵往攻烏嚕木齊之意。可飛速分稟本處及哈密大人。並著該委員營官酌量情形。將最要關鍵。就近傳知定西營官徐學功知之。

丁丑。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竊臣衙門於本月初四日。由軍機處交出北洋大臣李鴻章。辦理日本國議約通商。訂立條規章程完竣一摺。奉
旨該衙門知道。欽此。旋據李鴻章致臣等函。稱該使臣堅求進京。因係條規議允之事。未便阻止。惟國書一節。經李鴻章詳加開導。始允不遞。該使謂奉命遠來。欲獻
兩宮
皇太后
皇上方物。並到總理衙門拜謁。以致殷殷向慕之意。既不必呈遞
國書。務求總署代奏。鴻章允為轉達。彼甚欣然。定於八月

初二日由津北上。在京耽閣半月。即回。該國頗講應酬禮節。先經彼處贈送土物。礙難過拒。當具答儀。公所相見。加以筵宴。款款雍容。情文兼至。意到京後不至更有要求等語。臣等伏思此次日本使臣來津。議立通商條約。經北洋大臣李鴻章與之互議章程。尚俱恭順。並未多所要求。現於本月十四日。經江蘇記名海關道孫士達伴送到京。臣等當即定於十七日。在臣衙門接見。是日未刻該正副使四人。帶同隨從人員到署。先請聖安。次與臣等欽相見禮。禮貌詞氣。均甚恭謹。當即面呈方物清單。並將所獻物件。齎送到署。求臣等代為轉奏。復另餽臣

奕訢土物一分。並按照李鴻章所稱未經呈遞國書。臣等即於是日在臣衙門設筵相待。禮數優加。席間惟各道兩國和好之情。並告以現既定立條約。自必永相遵守。該使臣等亦無異詞。禮畢稱謝而散。臣等復訂於本月二十四日。同赴該使臣寓所答拜。至該使臣所獻方物。如蒙賞收。自應以中國之禮相酬。臣等公同商酌。其敬獻

兩宮

皇太后

皇上方物。係奉伊國主之命。應以禮物令該使臣帶回。酬答伊主。臣等擬購辦中國書籍紬緞等件。面告該使臣等係由

內府所頒。以示優重。復另辦禮物一分。為臣奕訢酬答該使
臣等之禮。一俟禮物送畢。仍令該道孫士達伴送回津。以
便該使臣等即行回國。不致日久稽延。
御批。該國所呈方物。著留中。其另饋土儀一分。即著恭親王收受。
乙卯。署烏里雅蘇台將軍奎昌。署伊犁將軍榮全。烏里雅
蘇台參贊大臣多布沁扎木楚奏。竊於本年八月初二日。
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同治十年七月十七日。奉
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俄國西悉畢爾地方官由銅綫致該
國住京使臣信函。內稱七河省巡撫廓。派兵前往伊犁。與達蘭
察搭伏獲勝等因。欽此。伏查俄人所稱七河省巡撫。即阿爾瑪

圖之固必那圖爾。湖查伊犂淪陷以後。數年消息未通。茲俄人來我不遑兼顧。突然襲取。揣其素日居心譎詐。難保無覬覦要求情事。奎榮會銜擬束裝就道。因查烏里雅蘇台去伊犂。由塔爾巴哈台行走。約共六十餘站。科布多迤西五站外。臺站斷絕。該俄是否仍屯伊犂。抑係將其地空出。究竟意欲何為。未可懸揣。且數年來如該處人心離散。非有兵力聲威較大。未易讋服來歸。是前往伊犂駐守。派兵籌備。宜先布置。奎榮全曾接阿爾瑪圖爾固必那圖爾來文。應行譯出內稱本固必那圖爾現今到博羅胡吉爾地方領了兵去。固爾扎之伊犂地方。由庫莫呢地方附近。將

沖犯我們兵丁之塔藍纏之人辦理治罪。想著兩大國和
好。請貴將軍飭令庫庫托莫博羅胡吉爾住的管你們人
的官。與我一齊出征等語。正擬籌議辦理。適奉
諭旨。奴才等擬藉俄丈為由。先行派員前往查探情形。查伊犂滿營
藍翎佐領銜防禦多仁泰人頗明白。連年行走俄國。於各
該處情形熟悉。當令隨帶索倫弁兵。持文於八月初六日
由烏飛速起程。作為商議進兵。過塔爾巴哈台徑赴伊犂。
查探進兵暨運解糧餉道路。有無賊蹤阻滯。暗訪糧石是
否能就俄國購買。面見俄官。探其進取伊犂。其意何在。圖
爾根索倫伊犂錫伯滿綠營民人。共約若干。是否變心。現

在情形何如。隨探據稟酌辦。並暫由烏庫軍餉項下。提借銀五百兩。交該員承領。備作車腳。略辦賞需。應酬俄官。便宜支用。合無籲懇

天恩。請將藍翎佐領銜防禦多仁賞

賞換花翎三品頂帶。以壯觀瞻。俾各處離散人等。知所尊崇。勵其歸附之心。乘該員往探之際。奴才等趕即會商科城大臣。統籌大局。部署一切。如何派兵前往駐守。需餉若干。略有端倪。再行迅速陳明。

諭軍機大臣等。奎昌等奏。遵旨籌辦伊犁情形。榮全因接到俄國來文。有約會派兵出征之語。派令防禦多仁賫。先赴伊犁查探

情形。多仁奉著照所請賞給三品頂帶。並賞換花翎。即著飭令該員趕緊前往。將一切情形詳細確查。隨時稟明酌辦。據實具奏。俄國既代為收復伊犁。非有大員迅速前往經理。恐該國更有所藉口。著榮全懍遵前旨。部署起程。需帶官兵。或即在烏城附近酌調。以資迅捷。其如何取道前進。如何派兵駐守。前由戶部撥銀二十萬。並呂籌賞需。此外尚應籌餉若干。除由塔爾巴哈台行走外。尚有何路可以徑達伊犁。科城迤西五站以外。臺站阻絕。應如何鼓勵蒙民。一體設立臺站。俾官兵糧餉往來。不致窒礙。兵少不足以振威。兵多人艱於糧運。榮全應帶兵若干名。均著與奎昌等通盤籌畫。迅速奏聞。榮全素性勇往。朝廷固

所深知。奎昌等斷不可畏難遷延。致誤大局。

癸未。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八月初四日。軍機處片交禮部據咨轉奏一摺。並單二件。奉旨該衙門議奏。欽此。查上年冬間。暨本年春間美國使臣鏤斐迪兩次來臣衙門。述及擬派水師提督帶領兵船前往朝鮮。商議各事。並面遞節略。屬交朝鮮。曾經臣等再三推辭。並力阻其前往。該使臣迄未聽從。仍照送信函一件。請為轉達朝鮮。一面即偕該國提督同坐兵船前往。臣等當以美國兵船之往不往。不在此信之投不投。若不將信函先為遞去。恐朝鮮未知來由。轉誤事機。殊非關切之道。當經奏

明。照案咨送禮部轉交朝鮮。准朝鮮咨覆。以美國函均同治四五年商船在朝鮮遭風被害被救情形。逐層剖晰。並聲明遠人經涉風濤。在所矜恤。絕無殘害等因。復經臣等據咨函致美國使臣在案。惟朝鮮咨覆由禮部行知臣衙門之時。已在美國兵船前往。兩國交兵之後。茲復准禮部據朝鮮國王來咨。前因查鐵斐迪前次欲往朝鮮商議各事時。卽經臣等將朝鮮於各國遭風難民。向皆一體拯救。其地方瘠苦。無裨通商各情。向該使臣婉轉開導。未嘗不曉然易明。無知東西洋之風俗政令。不能盡同。反覆譬曉。始終未有聽從。今朝鮮國王復請明降

諭旨。俾美國使臣。洞悉利害。明知兩無所益。釋慮於遭難拯救。斷念於他事交涉。更無措置滋擾。各安無事等語。自係懲前毖後。豫為慎固封守之計。惟朝鮮所言。美國聽從與否。殊無把握。臣等自未便冒然請旨。本月初九日。因晤美國署使臣衛廉士將前與鏤斐迪所言各節。再向申述。並將朝鮮國王咨文大意。向其說明。據衛廉士云。此事非伊等所能作主。須由本國酌定。臣等因其語涉推託。未便再與深談。衛廉士並索看朝鮮原文。禮部原奏。臣等現將朝鮮文內聲敘遭風船隻向來拯救。通商事件。無待再商兩節。辦具照會。知照該使。其禮部原奏。則照

錄清單。一併附去。現既未得該使臣不再前往確據。而將
來該國能否允許。亦難懸揣。所有朝鮮國王懇請明降
諭旨之處。殊多窒礙。應請毋庸置議。總之朝鮮係中國所屬。休戚
所關。遇有此等事件。即無該國王陳請。中國無不豫為調
停。冀其與西洋各邦。不致啟生釁端。嗣後西洋各國如再
遇有前項事情。臣等仍當查照朝鮮來文。隨時攔阻。其能
聽與否。雖不可必。總勸彼此相安。斷無膜視之理。朝鮮差
來齎奏官李應俊尚在
京師。所有覆議緣由。應俟奉
旨後。由禮部照案鈔錄原奏。封固交該齎奏官齎回。由該國王查

照。

御批。依議。

給美國照會

為照會事。同治十年八月初六日。准禮部咨稱本部鈔錄

朝鮮國王咨文轉奏一摺。鈔錄原奏暨朝鮮國王咨文知

照前來。查禮部原奏。以朝鮮國王歷陳美國兵船情形。懇

請明降

諭旨。使美國使臣洞悉利害。各安無事等情。可否

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按照咨稱情節。酌量辦理等因。復查朝

鮮國王咨文。其大意不外二端。一則謂遭風船隻之無待

商辦也。據稱敝邦三面濱海。凡遇遭難來泊之別國客船。或助糧給寫。候風歸去。或船破不完。旱路護送。各隨其願。並無阻礙。定規成憲。由來久矣。則遭難客船。慰恤護送。不待商辦而保無疑。實有如此。一則謂通商事件之不必商辦也。據稱從前別國。不知朝鮮之風土物產。每以通商之說來。而本國之決不可行。客商之亦無所利。曾有同治五年咨陳。敝邦之海隅偏小。天下共知。民貧貨儉。金銀珠玉。原非土產。米粟布帛。未見其裕。況國俗儉陋。工手麤劣。未有一件貨物。堪與別國交易。則通商事件之不必商辦又如此。深願貴大臣得悉其詳。知其兩無裨益。釋慮於遭難

拯救。斷不念於他事交涉。更無搆釁。各安無事。是則朝鮮國王咨內情形。本爵查朝鮮咨稱各節。自係實在情形。其難船之無不保護。通商之無可商辦。係伊國之成規。伊國成規。聽伊國自行主持。中國向不勉強。貴國與中國和好。中國之屬國。想貴國亦無用勉強。方為和睦之道。為此將朝鮮國王咨稱情節。照會貴大臣查照。希即轉行貴國。茲將禮部據咨轉奏一摺。鈔錄附閱。

丙戌。署烏里雅蘇台將軍奎昌。署伊犁將軍榮全。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多布沁扎木楚奏。竊奴才等前奉密寄諭旨。因俄人收復伊犁。曾將派員先往確探各節。八月初五日馳

陳在案。初六日。有土爾扈特扎齊魯克齊訥斯吐到烏。給該罕布彥鄂勒哲依圖送信。據稱俄羅斯有兵二千餘。於本年五月初間。與纏頭打仗十餘次。五月十四日。收復伊犂。入邊到烏提所屬晶河營外委韓義等寓內稱據晶河土爾扈特遊牧台吉從伊犂回。言稱有俄羅斯大兵於五月十四日。將金頂寺克開占踞。衆纏頭拔贼。漢回勦殺一半。俄人欲將衆纏頭安在西域。尚未定準。所有原設各官印信要出。仍給滿漢察哈爾官員辦事各等情前來。奴才榮全猝接此信。五內如焚。是俄人襲取伊犂。已屬確實。其移安纏頭。並令滿漢察哈爾官員辦事。尤屬意存叵測。正在

焦急○初七日欽奉

諭旨○所有飭需諭令戶部迅速籌撥等因○欽此○奴才等公同熟商○現在情形○須由塔爾巴哈台取道前進○而由科布多至塔城○約二十六七站○臺路斷絕○勢須隨帶行營○沿途去瑪納斯各處相近○伏莽尚多○必須酌帶官兵○且俄人奸詐異常○如有覬覦○更難措手○若僅肆意要求○力與口舌相爭○則伊犁新服○亦須有新到官兵鎮服○乃烏城僅有防兵一千五百名○屢探固爾扳錢色克等處○逆匪蠢動○又難抽調○查吉林統領訥蘇肯○黑龍江統領吉爾洪額○屢經戰陣○謀勇兼優○擬由杜嘎爾飛飭吉爾洪額抽調黑龍江頭起三起官兵○

訥蘇肯抽調吉林官兵五百名○選拔精壯○配帶軍火器械○
並將打仗奪獲賊中駝隻○揀肥壯者五百隻○由驛裹帶○兼
站限九月內到烏○以期迅速○杜嘎爾大營兵慮單弱○查有
前任荊州副都統薩薩布現帶吉林黑龍江馬隊一千二
百餘名○在綏防勦○擬將此項馬隊全調至杜嘎爾大營○以
補其數○並令吉爾洪額等官兵一千名○行抵哈爾呢頓將
領過官中駝馬○均交杜嘎爾大營由臺前來○俟薩薩布所
部官兵到後○以便騎用○其吉爾洪額等到烏後○所需駝馬○
麩等現經設法勸捐購買○接濟前進○口外荒沙大漠○兵行
口糧為先○酌擬官兵一千餘名裹帶三箇月口糧○約須三

十萬斤。飛飭由臺押運來烏。以濟要需。茲榮全購解駝馬。
整頓行裝。俟所調官兵。一有來信。刻即探道前進。合無仰
懇
天恩。飭下直隸總督。山西巡撫。轉飭口北道歸綏道先行籌款。各
辦口糧十萬斤。由綏遠城張家口迅速運解。並請
旨飭知綏遠城將軍。察哈爾都統。總統杜嘎爾。遵照分撥各官兵
轉運口糧。兼姑前進。至後路接應官兵。合併請
旨添調吉林黑龍江馬隊二千。配齊軍火鍋帳。酌帶糧餉。由得力
大員統帶。陸續遄進。藉壯聲威。其各官兵應需餉項。請部
趕緊籌撥。口糧一切。仍由直隸山西。就近籌撥。由綏遠城

張家口源源撥解。由烏科兩城接運。至科城迤西約十數站。尤須酌設糧臺。以通聲息。

諭軍機大臣等。奎昌等奏俄人襲取伊犂。遵旨籌辦情形。俄人代復伊犂。仍令滿漢察哈爾官員辦事。查察該國情形。雖不至公然占踞伊城。惟口舌辯論。勢所難免。亟須大員前往經理。著榮全仍遵疊次諭旨。與奎昌多布沁扎木楚合商。部署起程。榮全擬由杜嘎爾軍營。抽調黑龍江頭起三起官兵五百名。交吉爾洪額統帶。吉林官兵五百名。交訥蘇肯統帶。配齊軍火器械。並將奪獲賊中駝隻。選擇膘壯者五百隻。兼程前進。限九月內到烏。並擬將在綏防勦之薩薩布。所帶吉林黑龍江馬隊一千二

百餘名。調至杜嘎爾營中。以補其數。現在杜嘎爾剿賊。亦屬喫緊之際。該副都統能否令吉爾洪額訥蘇肯帶領馬隊赴伊。抑或另行派員統帶前往。著榮全與杜嘎爾悉心商酌。妥籌調派。閒索倫官兵現駐葦塘子地方。榮全即可就近帶往。以壯聲威。杜嘎爾無論如何為難。總須抽調官兵。撥交榮全帶赴伊城。不得因榮全尚有索倫官兵可撥。遽存推諉。榮全擬帶官兵一千餘名。裹糧三箇月。約需三十萬斤。請飭由口北道歸綏道另籌款項。各先辦糧十萬斤。由臺站解赴烏城。即著李鴻章何璟飭令各該道如數籌辦。由綏遠城張家口分道運解。並著定安慶春趕緊催提。設法趲運。以濟要需。所請添調吉林黑龍江馬隊

二千名之處。該處官兵年來徵調不少。已諭該將軍等先行挑
齊。候旨備調。奎昌等所稱科城迤西約十數站。應設糧臺之處。
著瑛棨。文碩。與奎昌等妥籌辦理。
九月。甲午。禮部奏。同治十年八月二十二日。准
盛京禮部送到朝鮮國王咨文一件。臣等公同閱看。係因本
年四月閒。有異様船一隻。漂到白翎鎮前洋爾嶼。船隻破
傷。內七人願從旱路還歸。人五月閒。三帆異様船一隻。留
碇白翎鎮墻洞浦。嗣大船舉帆遁逃。挾船一隻被執。船中
所載四人。供稱願領還漂人七名。至五月二十二日。三帆
異様船一隻。碇留外洋。稱係特來領還白翎島漂泊中國

人九名。洋國人二名。與破船什物等因。盤詰無疑。故前後漂人十一名。與帶來什物。一一出結。順付大船領還等情。咨請轉奏前來。臣等查本年五月二十七日。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稱本衙門具奏據英國照會朝鮮扣留英民二名。請

飭禮部行查朝鮮一摺。奉

旨依議。欽此。咨禮部遵辦等因。經臣部於五月二十九日。鈔錄送到原奏。行文朝鮮國王遵照辦理在案。嗣於六月十五日。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稱本衙門附奏。據英使照會英人二名。朝鮮並未扣留。現已回來。並據布國照會朝鮮扣

留布人。請
飭禮部分別行知朝鮮一片。奉
旨依議。欽此。咨禮部遵辦等因。復經臣部於六月二十一日。行大
朝鮮國王。查照分別辦理亦在案。茲據該國王咨稱前因。
臣等檢查來咨。係六月二十五日封發。自係尚未接到臣
部兩次咨文。惟所稱前後漂人十一名。一一出結。順付大
船領還等語。是朝鮮尚無扣留外國民人。復由臣部鈔錄
原咨。行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查照辦理。軍機大臣面奉
諭旨。該衙門知道。
朝鮮咨文

朝鮮國王為解送漂海人口事。同治十年四月二十六日。

據黃海道觀察使徐元輔、水軍節度使尹暎等官牒次馳

啟。備長淵府使李昌鎬、白翎僉使李普憲呈稱。本年四月

十七日。異樣船一隻。漂到於白翎鎮前洋等因具報。就差

該地方官長淵府使李昌鎬、白翎僉使李普憲、譯學趙廷

孝馳往問情詳詰。來由。漂人姚辰東答稱。伊們七人。俱係

山東省登州府福山縣人。在煙臺村與大發國船主十人。

我們客人十二人。通共二十二人。裝載貨物。本年四月十

五日同來一船。向往賣買理春城之路。為海霧所迷。大風

所漂。至此觸嶼。船隻破傷。同載大發國人十名。客人五名。

分乘挾艇回去。我們七人船小不能同行。僅僅保命。風濤餘生。難以駕海。願從旱路還歸云云。察其言語。考其服着。的是商船漂泊無疑等因。嗣於五月初九日。續接黃海道觀察使徐元輔節度使尹耿馳啓。備長淵府使李昌鎬白翎僉使李普憲呈稱。本月初三日。三帆異樣船一隻。留碇於白翎鎮墻洞浦。乘其挾船。來往於頭毛津近處等因。異船出入近浦。其情叵測。即差該地方官弁領率士卒。馳往該浦之際。所破大船。舉帆遁逃。挾船一隻。仍被執捉。問其來情。則船中所載四名。中二名同係登州府烟臺村人。因鋪主西公順之所使。領還七箇漂人之意。受出票大到此。

二人卽大布國人。號稱黑鬼子。白鬼子。慣識水路。同船出來云云。現納大布國粟大。而實爲白翎鎭漂到姚辰東等七人領還等語。則此項漂人。旣願從陸歸去。而今來大船。則遠邇無殊。順付領還。其勢末由等因。繼又五月三十日。據該道觀察使節度使等官馳啓。備長淵府使白翎僉使等呈稱。本月二十二日。三帆異樣船一隻。碇留外洋。馳詣觀望動靜之際。從船一隻。來泊浦邊。船中所載只有三人。問其來由。則一是

上國人。二是洋國人。而稱以山東領事官英國人梅輝立布國參將及先福帶率官兵。特來領還白翎島漂泊

上國人九名。洋國人二名。與破船什物收去等因具報。卽差該地方官馳往該浦。異船所泊處。詳詰盤問。無他疑慮。的是傾還船隻。故前後漂人十一名。與帶來鉤拯什物一一出給破傷船隻。投棄物件。依願付火。焰餘鐵物。這這取去。候風發送等因。據此。竊照商船漂到。人命全活。實爲多幸。且有大船蹔至。順付傾還。尤爲便當。各人姓名年紀居住。及帶去物件。一一開錄移咨。請照驗轉奏施行。

丁酉。科布多幫辦大臣丈頎奏。遵查低兵收復伊犁一事。業已於七月二十日馳陳在案。八月初九日。有正月間布魯邪爾哲依圖差回該汗遊牧之佐領額爾德呢京凡。詢

及西路一切情形。據稱伊抵進狀。六月間傳言。五月有俄官帶兵三千人。至伊犁與賊接仗。十六日得金頂寺。生擒賊目索帕爾放了許多被難之人。旗民蒙古皆有等語。隨詰沙山子團勇。聞有收復伊犁之信。以為是否好事。係由何路而來。沿途有無賊蹤。據稱佐領係取道昌吉縣來。瑪那斯昌吉縣皆有賊匪盤踞其地。各處民勇。時往攻擊。該匪堅團固守。時亦出隊迎敵。以護近城禾稼。平時不常出來。沿途亦無賊卡。一二路行之人。避城繞道能走。民勇間有俄兵之來。有以彼將人民仍令華官管理。覺得太平可望者。亦有恐轉受其荼毒者。並有慮及彼或東來占路。五

應早為豫備者。情形不一等語。奴才查科布多在古城之北。相距十一正站。向赴伊犁。皆取道古城歸新疆大路。自古城西南行六站。至烏魯木齊。又西行三站。至綏來縣治瑪那斯城。又五站至庫爾喀拉烏蘇。又三站至晶河。又七站至伊犁將軍城治。若赴塔爾巴哈台。其路有二。一仍取道古城道至瑪那斯岔。向西北行十五站。卽抵塔爾巴哈台。連前共計三十六站。是為驛路。一由索爾克順卡倫西行二十二站。連北路八臺。共三十站地。是為每年兩城會哨之路。自塔爾巴哈台赴伊犁西南行亦十八站。皆當年驛路。茲該佐領稱西湖。卽庫爾喀拉烏蘇城外西北數十里。

當日屯田稻地。現有所謂劉姓鄉約。在彼屯墾者。按委員李耗上年遞到約繪地圖。自西湖東北行約四五站地。至綏來縣治迤北一百餘里之沙山子。又北行三四站地。至烏嚕木湖。入兩三站地。至霍博克賽里。自此轉來南行三四站地。至布倫托海。東行五六站地。即入科布多屬烏梁海境。再行十六臺達城。若赴塔爾巴哈台則由霍博克賽里。西北行有六七站地。自塔爾巴哈台赴伊犁舊路之外。有無新路。則未聞有論及者。此現在道路情形。榮全奉

使伊犁。固不得謂無路可通。第該將軍此行。與尋常往來迥異。需用烏拉業多。蒙古艱於生計。倉卒安臺不易。容可竭力圖

緬。而後此餉道經由。尤宜從長妥議。茲一面將烏梁海迤
西如何續安臺站之處。密令在城司員筆帖式等公同籌
議。一面專差檄飭委員李紹守備銜趙興體。將綏來昌吉
迪化各州縣境內賊勢實在情形。近日各勇營曾否又與
接仗。究竟有無低人前赴該局。並將來轉運軍餉。如取道
西湖中途有無窒礙。該局能否與西湖鄉勇聯絡聲勢。設
法辦理之處。逐細籌酌。確實呈報。至由庫爾喀拉烏蘇迤
西如何接護轉運設站安臺之處。應由榮全暨奎昌籌就
近與布彥鄂勒哲依圖。商酌擬議。其或取道塔爾巴哈台
行走之處。亦應由該將軍等。傳問現在防營筆墉子官員

揀擇酌覈。現將二層。其函商議。應若何撥兵運餉之處。

俟與榮全奎昌等公商擬議。另行覆奏。

太碩又奏。再查本年會查新界。俄官未到情節。已陳明在

案。嗣於七月二十三日。據宗果克卡倫侍衛樂爾謹泰稟

稱。俄官有信復來會查新界。等當飭原派委員巴哈塔等

赶急前往。即便將上年俄人所耶那博。與之執約開導。令

仍那囘等因去後。續據該委員該侍衛等先後稟稱。現來

俄官名叫尼克勒幅。並非查界之人。帶兵百餘名。聲言奉

伊大官之命。帶兵來此住紮。備中國打賊之用。並稱已有

大來知照。至耶移那博一節。該委員等使中亦與說及。該

俄官推言管界別有其官。伊不能為越俎代辦各等語。先是六月間有派往俄國商辦哈薩克事務之錫伯驍騎校巴杭阿回城面稟。正月到俄國斜米。接見署事江達格言該國因聞我烏里雅蘇台等處地方不靖。不能不調兵備邊。現有軍務。他事只得緩商等語。已隔多日。於稟辭前往烏里雅蘇台時。又言及正月在斜米時。彼處街市聞傳。謂聞之阿爾泰山一帶哈薩克言。有中國徵兵數萬。欲往俄國爭界之說。奴才審聽之餘。不勝詫異。因該驍騎校係錫伯營員。是以姑漫應之。而未切責初來未即稟明之謬。至稱言出阿爾泰山一帶哈薩克。則其來由尤甚可疑。此項哈

薩克與棍噶扎勒參比擲遊牧。向未熟識。該喇嘛前有意圖捕惑貞義局民伎倆。比或衷懷畏懼。因指往來差人之便。假手哈薩克傳播流言。亦未可知。方擬詳細函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適接卡倫侍衛等稟有俄兵往紮之稟。隨添派理藩院幫辦司員明魁筆帖式廣慶。馳往查看情形。設法解釋其疑。

諭軍機大臣等文碩奏遵旨詳查程途道里。及籌辦大概情形一摺。文碩現在詢悉西路情形。實有俄官帶兵三千收復伊犂之信。瑪那斯昌吉縣皆有賊匪盤踞。民勇特往攻擊。文碩已檄令委員李昶等查明綏來昌吉迪化各州縣境內。實在賊情。有無

俄人前赴該處。著俟該委員等呈報後。隨時知照榮全妥為籌辦。毋失機宜。由科布多前往伊犂及塔爾巴哈台路徑。大碩既已查明。是榮全馳赴伊犂既屬有路可通。即當剋期起程。不得藉詞延宕。將來轉運軍餉。能否取道西湖。著大碩悉心酌度。設法妥辦。其庫爾喀拉烏蘇迤西。如何設站安臺。接護轉運。著榮全奎昌多布沁扎木楚體察情形。奏明辦理。撥兵運糧各事宜。最關緊要。並著會商大碩妥議具奏。另片奏新到俄官尼克勒幅稱係帶兵住紮備賊。並非查界之人等語。中國撤兵欲往俄國爭界。究竟謠傳何自而起。俄人聲言調兵備邊。或係因此流言。心懷疑惑。著大碩撤令委員明魁等查看情形。設法解釋。

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竊照同治六年十月間奉
旨派蒲安臣志剛孫家穀前往外洋各國辦理中外交涉事務所有應需經費臣等以事屬創舉諸無一定難以豫數分撥因查輪船變價項下尚有餘存銀兩擬請即在此存項內提撥交由總稅務司赫德文發俟將來差竣回京再行覈實開銷等因業經奏明奉
旨允准欽遵辦理在案上年出使人員差竣回京即經臣等劄飭赫德將用過經費銀兩數目覈實造報旋准申覆以此項經費係左協理柏卓安一手經理當俟將帳目送到再行覈報茲據赫德申稱出使經費通計前後共動撥銀二十

六萬五千兩。均係由輪船變價項下撥發。現據左協理柏卓安開具洋文總帳。並各帳分款造報。經總稅務司將洋文總帳譯出漢文。暨原來之流水帳簿及各收據。一併申送請銷等因前來。臣等查此項經費。始議原因外洋各國。與內地情形不同。舟車寓館。不無稍費。且此行係中國體制所關。試辦之初。一切不能過示限制。並因遞寄銀兩。諸多不便。是以將經費一款。交由總稅務司赫德轉寄左協理柏卓安一手經理。現將總帳由臣等詳加查覈。俟奏奉

諭旨。再行咨照戶部查銷。

御批。知道了。

庚子。協辦大學士直隸總督李鴻章奏。竊照上年五月二十三日。天津民教滋事一案。經督臣曾國藩將緝獲各犯分別案擬。於同治九年八月二十三九月十三等日。兩次具奏。欽奉

諭旨。曾國藩等先後定擬正法之犯二十人。軍徒各犯二十五人。即行分別辦理等因欽此。臣當因事關中外交涉。派令天津府知府馬繩武先往英領事並法領事李蔚海暨俄領事孔氣處告知各情。詎孔氣指出案內扎死俄人之兇犯田二等四名。央求緩決。臣查該四犯辦抵原以償俄人被害之命。俄領事既有異詞。若遽行辦結。仍屬了而未了。人未伏

因此致指全案使法國指為口實惟有仍遵
諭旨分別辦理之意即於九月二十五日將殺死法國人之正犯馮瘸子等十六名先行正法其田二等四犯監候另辦分咨刑部暨總理衙門查照並於閏十月十六日奏報洋務大略附片中聲明教案應抵兇犯俄領事力求緩決現飭天津道府與之妥議容有定局再行請
旨酌奪各等因在案臣當時偵得俄人實情既要卹銀不肯再殺多命致受法國教案牽連為津市俄商重結讐怨中懷忌慮而姑以犯供不實為詞藉圖延緩特該國新派住京使臣倭良嘎哩甫抵天津照會三口通商大臣成林轉咨前

來○並有此案大致○在務將真犯照例懲治○不在人數多少等語○臣即劄行天津道府○令其再將該四犯確實供詞○詳細修具節略○照會俄領事○俾知該犯等實係真兇○並飭馬繩武往告該領事○以中國辦理命案○自有定例○本處祇知遵
旨執法○此非該國所得干預○該領事旋來臣行館謁見○據稱犯供並無在何處地方殺死俄人○及何人下手○殺傷某處○首從莫分○礙難轉呈○至中國百姓○應由中國官遵定例治罪○惟望逐細研鞫實情○俾昭憑信○人該國雖被殺斃男女三命○並不計抵償之多寡○亦不在辦決之遲速等語○臣以該領

事所言尚為得體。且深曉我國律例。即告以津民起事。祇與傳教法人為難。實與俄人無礬。衆人衆倉猝莫由分曉。誤殺俄人。照中國誤殺比例。原未便科以死罪。祇為有關中外交涉大局。格外嚴辦。今若嫌犯供尚未詳細。當令道府覆加研訊。先送草供與領事閱看。彼此簽印為憑。然後再議如何照例擬罪。該領事亦無異說。十一月初旬。人來謁商。並遞申陳。稱奉彼國公使。飭令照約會訊定供。當經查照俄國和約第七條第八條大意。面與駁斥。並劄覆該領事。約內祇云會同商辦。實無會訊明文。不容牽混。詞又據中陳奉彼公使明文。即照臣言不必會訊。仍請令孔領

事一見該四犯。以昭信讞。並諄求臣處飭行該領事遵照去後。其時津郡紳民聞有四犯緩決之說。眾情歡躍。公具稟帖。託俄國事主薩賓實詳行寄呈倭使。代四犯乞恩。並稟道府。臣聞知當屬道府暫勿申詳。而該領事旋函致天津府。縣述倭使又稱商民欲有所言。當由總理衙門備文送交該大臣。方能代為轉奏等語。是該使欲藉商民公稟。奏達伊國。為轉圜地步。又欲總理衙門備文送交。以為見好張本。似與情理相合。若論中國辦案常例。斷不容紳民代求減免。惟歐羅巴風俗。輕國法而重輿論。彼族來中國通商。與官為難。卻不肯與百姓為難。茲就公稟一節。亦可

亦以民情固結不宜重辦之意當即據情加函咨請總理衙門備文送交經該使轉寄彼國京都據稱須俟回文方可辦理臣與總理衙門往復函商皆以此舉出自俄人之請應俟自為轉圜不必加以催促且須有明白回文為據不能以一時口說為憑至於命案而關係交涉機宜自應於兩國照約會辦之中仍不失中國依律定擬之法方得體要臣屢飭津海關道陳欽天津府知府馬繩武與該領事面晤婉將中國通行律例如何分別重輕以及刑部秋審一定辦法明晰告知彼以照例辦理是否仍係死罪為疑繼聞有原情緩決遇赦減發之條頗覺欣然總理衙門

王大臣會晤該使等亦嘗以斯吉相激勸至本年五月間彼國商有回文允照分別減等辦理該領事孔氣亦稱接到倭使委披會辦之文並函致馬繩武仍與該守會議持平辦結以全終始臣復密加指示務與領事和衷商辦務期妥協茲據天津府知府馬繩武詳稱天津民教滋事案內毆死俄國人之田二張椚順段大項五等四名該府提案覆訊該犯等實係傷斃俄人正兇祇因當時到案心慌未供詳細復經傳同要證陳吉升等質訊明確錄供申請照會俄國孔領事知照嗣接領事函稱已經奉有劄文不必會訊應再訊取確供具實擬辦正在提訊間卽據天津

縣紳士前代理山東鄒縣知縣王鏞等。一百四十五名。又鋪商陳光權等一百十五名。公同赴府稟稱。該犯田二段大張佃順項五等。與俄人素無嫌怨。亦不認識。祇因聞有洋人打官鬧事之言。心生氣忿。各自持械前往救護。適與俄國男女三人途遇。誤認為即是打官之洋人。致各毆傷殞命。揆其一時忿激之心。係為救護官長而起。衆其三命死傷之由。實緣冒昧誤認所致。較諸懷挾私讐。豫謀糾毆殺人者。迥不相同。事後追思。悔恨何及。罪雖應得。情有可原。籲懇據情詳咨總理衙門。照會俄國欽差大臣。奏懇法外施仁。原情免抵等情。查此案孔領事屢請照例辦理。應

將該四犯查照律例擬罪。一面提犯覆鞫。錄取確供。詳蒙
咨請照會俄國住京公使。申送該國京都。茲蒙劉准總理
衙門咨據俄使照覆。現接本國來文。將送到各項文詞。並
紳商等公稟。細心查覈。擬將該犯等照所犯之輕重。分别
定罪減等辦理等因。鈔錄照會。行令妥擬覈辦。又接孔領
事函稱。仍與該府持平辦結。稟奉諭令照約會同商辦。遵
復與領事往返函稱。擬定四犯罪名。開摺呈覈。並函蒙咨
明總理衙門各在案。誠恐尚有不實不盡。復經傳集案證。
提同各犯。逐加覆訊。緣田二張幗順段大即段起發項五
均天津縣人。田二段大向俱切賣西瓜生理。張幗順項五

俱備趁度日。與俄法各國人素不認識。同治九年五月二十三日午後。田二等因傳聞法國人打官滋事。心生氣忿。田二。段大。各執西瓜刀。張幗順項五。各持團練所用順刀長槍。先後趕往救護。行至河東藥王廟地方。遇見俄國二男一女。洋人各坐肩輿。被眾人圍住停歇。田二等誤認為打官之法國人。田二上前將女洋人拉出肩輿。順用西瓜刀砍傷其脊背。一男洋人即趕至女洋人背後。將女洋人抱住。田二又用刀砍傷女洋人左肋。段大亦用西瓜刀向砍男洋人右腰眼致傷。男洋人鬆手。與女洋人倒地。其另一男洋人所坐肩輿。已被眾人擠破走出。張幗順即用順

刀將洋人項心砍傷。該洋人用手遮格。又被張悃順砍傷右手背。項五亦用長槍幇扎該洋人左腿倒地。計二男一女洋人。俱因傷殞命。田二。項五。先自回歸。段大。張悃順隨同眾人將各屍身連兇刀一併擲棄河內歸家。經官訪拏先後按名被獲。連與先時拏獲兇犯馮瘸子等共二十名。訊供間指。呈經前督臣曾國藩奏明正法擬抵。嗣奉飭將田二等四名另擬。行由天津道暨府疊次訊取確供。茲遵飭照約會同孔領事妥商定擬。復經提犯覆鞫。據各供晰前情不諱。案無遁飾。查律載因鬬毆而誤殺傷旁人者。以鬬殺傷論。其故殺人而誤殺旁人者。以故殺論。又鬬毆殺

人者。不問手足他物金刃。並絞監候。故殺者斬監候。人共

毆人因而致死。下手致命傷重者絞監候。又棄屍水中者

杖一百流三千里。不失屍者減一等。又二死三流各同為

一減。註云未犯斬絞死罪減一等卽坐流三千里。犯流三

千里者減一等坐徒三年。又犯徒流而父母老疾無人侍

養者。止杖一百。餘罪收贖。存留養親。又例載流犯照數決

杖枷號四十日。准存留養親各等語。此案該犯田二。張悃

順。段大。項五。因閙法國人打官滋事。趕往救護。途遇俄國

三人。誤認為打官之洋人。各用刀槍砍扎三人。致傷身死。

均屬不法。查田二段大各斃一命。張悃順項五係共毆一

人致斃。惟項五掐扎左腿一傷。並非致命。張烱順用刀砍傷項心。係致命部位。應以張烱順當其重罪。該犯等誤斃三命。雖因救護官長情切。並非挾嫌私鬬。第其所殺俱屬洋人。應如俄使所請。照所犯之輕重。分別定罪。以昭公允而欵睦誼。查張烱順與段大棄屍不失。律應擬徒。係屬輕罪不議。惟其與田二各自用刀疊砍二傷。係屬有心欲殺。情節較重。均應按律問擬。田二張烱順二犯。應依因故殺而誤殺旁人者。以故殺論。故殺者斬監候律。擬斬監候。請照孔領事會同該府議定案明章程。應入三次秋審減等發遣。如遇

恩赦。卽予減等。無庸計及秋審次數。段大項五二把。各用槍刀砍
扎。均止一傷。情節較輕。應於因鬭毆而誤殺旁人者。以鬭
殺論。鬭殺者絞監候律上減一等。擬杖一百流三千里。段
大照擬發配折責安置。項五所供母老丁單。是否屬實。應
否留養。飭令天津縣傳同地族人等訊取供結。照例詳辦。
該犯田二等被獲到案。已及一年。祇因孔領事節次會讞。
並由住京公使轉申俄國京都。往返需時。以致久羈囹圄。
既經會議定案。未便拘牽成法。本年秋審。現已無及。應候
咨請刑部通融彙辦等情。經詳前來。並據天津道丁壽昌
會同津海道陳欽。據情加勘轉詳。詳請奏咨辦理等情。臣

覆加查覈。所議尚屬平允。除將全詳供招分咨總理衙門
刑部查覈外。所有天津案內誤傷俄國人致死。照例另擬
四犯罪名。並先後商辦定擬各緣由。可否
飭下刑部附入本年秋審彙辦。抑請
旨即將田二張幗順二犯。照擬免句遇赦減等之處。謹會同兩江
督臣曾國藩合詞恭摺具奏。
御批。該衙門速議具奏。

甲辰。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本年九月十四日。據奥
國使臣嘉理治。來臣衙門面遞照會。內稱同治八年在京
兩國共訂和約。應請按約內第四十五款所載。或在上海

或在天津互交等語。臣等當以從前丹比各國互換條約。
均在上海辦理。今該使臣照會內所稱請將條約互交。並
未指明一處。未便奏請辦理。面加駁詰。旋於十五日接據
該使臣來函。內稱所商互換條約一事。查係在上海互換
甚好。現起程前往上海。會同辦理等因。查奧國議定和約。
係於同治八年七月二十六日畫押。訂期互交。現據該使
臣來函請在上海互換。係與原議或在上海互交之說符
合。臣等查向來各國換約。係由各該使臣呈遞照會。據情
具奏。請
派大員互換。本有

諭旨。即將條約咨送內閣用

寶。交

派出換約之員。祗領辦理。茲既據奧國使臣函稱。即日赴滬。候辦

換約事宜。自應查照各國換約成案辦理。臣等擬請就近

在江蘇巡撫江蘇布政使二員內。

簡派一員赴滬。與該國使臣將同治八年所立條約互換。如蒙

俞允。即由臣衙門知照內閣。按照歷次成案。將奧國漢洋文合訂

條約二本。恭用

御寶。發交北洋通商大臣李鴻章。遵寄江蘇。交

派出之員祗領遵辦。奉

上諭著派恩錫將同治八年與奧斯馬加國所立條約妥為互換

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奧斯馬加國換約屆期請派員互換一摺奧斯馬加國前立條約聲明一年更換現據該國使臣嘉理治呈遞照會內稱卽日赴滬候辦換約等語著派恩錫將同治八年與奧國所立條約妥為互換其條約各本俟李鴻章派員齎送至江蘇時卽著恩錫祇領屆期前往上海辦理恩錫於換約一事向未經手著曾國藩添派熟悉洋務大員幫同辦理以期妥協本日諭旨一道一併發往如該使索看憑據卽著恩錫另行恭錄給與閱看俟換約事畢此旨仍繳還軍機處備查

與國照會

為照會事。同治八年七月二十六日。本國特派欽差全權

大臣。會同

貴國

特派欽差大臣。在京師共訂兩國和好通商和約。經本國大皇上。

交本國各部共議。據各部並各公議堂斟酌詳察各條。均

屬妥諧。其後恭奉本國大皇上御筆批准遵行。並派本大

臣辦理互換條約事件。茲本大臣奉此和約二本。內均載

本國大皇上准行諭言。遵查前與貴王大臣所議換約一

事。應請貴王大臣按照約內第四十五款所載。或在上海

或在天津互交等語。迅即特派大員。將本大臣所奉本國
大皇上批准遵行和約二本接收。並將
貴國
大皇帝批准遵行和約二本。交本大臣領收可也。為此照會貴王
大臣查照。

與國公使來函

昨在貴署。與貴親王各位大臣所商互換條約一事。本大
臣面交之照會內。未曾寫明在何處互換。茲查係在上海
互換甚好。用特備函奉達。現在本大臣即日起程赴滬。望
祈貴親王各位大臣。迅即派員前往上海。會同本大臣辦

理互換條約事件為幸。

丁未。署烏里雅蘇台將軍前科布多參贊大臣奎昌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多布沁扎木楚。署伊犁將軍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榮全奏。竊奴才等商辦收復伊犁事宜。當將派員查探俄情。及商調官兵糧餉各節。先後查明在案。惟目覩秋末冬初所調官兵。一時未能聚集。且俄人襲取伊犁。已四閱月。若非迅速前進。不但大雪封山。行途阻滯。且慮俄人藉口肆意覬覦。奴才榮全焦急萬分。公同商酌。先由在烏里雅蘇台防守吉林兵內。挑選官兵五十一員名。著即補佐領哈豐阿等管帶。由棍噶扎勒參營抽調伊犁額魯

特官兵五十七員名。派章蓋三吉管帶。伊犁滿營官兵十
員名。隨營差委。均由各該營配帶軍裝駝馬等件。裹攜三
箇月糧餉。以後按月均由各該營接濟。部署妥協。於八月
二十五二十七二十九等日。先派官兵分起押運軍裝前
進。以免臺路擁滯。臣榮全擇於九月初四日。帶領官兵起
程。前途一切。相度機宜。隨時奏辦。其後路事宜。合無仰懇
天恩。飭由烏里雅蘇台科布多源源接濟。並將前調大員委員吉
林黑龍江官兵。指由歸綏口北二道採辦口糧。請
旨飭催迅速前來。俾臣榮全得免瞻顧之累。
諭軍機大臣等奎昌等奏酌帶官兵起程前赴伊犁一摺。俄人裴

取伊犁。已四閱月。急須大員前往經理。且轉瞬大雪封山。行途阻滯。自應迅速前進。以赴事機。榮全因所調官兵未集。現於烏里雅蘇台防守各營內。酌量抽調百餘名。定於九月初四日起程。該署將軍膺茲鉅任。遠道遄行。所有一切機宜。即著穩慎籌辦。隨時具奏。其後路糧運各事宜。著奎昌多布沁扎木楚文碩妥籌接濟。俾榮全得以壹意前進。不致瞻前顧後。前諭李鴻章何璟飭令口北道歸綏道各先辦糧十萬斤。由臺站解赴烏城。著嚴飭各該道趕緊如數籌解。並著定安慶春督催趲運。毋任遲誤。

刑部會同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軍機處交出協辦

大學士直隸總督李鴻章奏。覆審天津教案內誤斃俄國人四犯分別定擬一摺。同治十年九月十三日。奉

旨該衙門速議具奏。欽此。臣等會議天津民教滋事一案。田二。段大。張幗順。因聞法國人打官滋事。趕往救護。途遇俄國三人。誤認為打官之洋人。輒與項五各用刀槍砍扎三人。致傷身死。女洋人係田二一人致斃。應以田二擬抵。在後之洋人。係張幗順與項五共毆致斃。張幗順所砍頂心。係屬致命部位。應以張幗順擬抵。田二張幗順各用刀連砍二傷。雖屬有心致死。惟該犯等皆欲殺法國人。而誤及俄國人。自應按律問擬。應如該督所奏。田二。張幗順。均合依故

殺旁人以故殺論。故殺者斬監候律。擬斬監候。查故殺誤殺旁人。秋審應入情實。如覈其情節實有可原。向俱奏明酌入緩決辦理。今田二。張幗順。因故殺誤殺俄國人身死。覈其情節。係因殺護官長。與懷挾私恨逞兇殘殺者不同。既據該督舉稱。該犯等誤殺情輕。應將該犯田二。張幗順歸入秋審緩決辦理。如遇

恩旨。並准其一體減等。該督奏稱段大。項五。各用槍刀砍扎。均止一傷。情節較輕。應於因鬬毆而誤殺旁人者以鬬殺論。鬬殺者絞監候律上減一等。擬杖一百流三千里等語。查段大既係刀砍另洋人一命之正兇。自應照律擬抵。惟既據

該督舉稱該犯究因救護本官。以致誤毆。情節較輕。未便拘泥常例。可否將段大絞罪上減一等。擬杖一百流三千里之處。恭候

欽定。共毆之案。例以下手致命傷重一人擬抵。其餘皆為餘人。向無將共毆之人。概行抵命之理。今項五與張幗順共毆致斃洋人一命。既以張幗順下手致命擬抵。該犯項五在場幫毆。即屬餘人。按共毆餘人律止擬杖。惟所執長槍係例載兇器傷人問擬。該督將項五於鬬殺絞罪上減等擬流。覈與定例不符。項五應改依共毆之人。審係執持刀槍等項兇器傷人者。發近邊充軍。據供母老丁單。是否屬實。應

今該督照例查明取結。送部覈辦。

御批。依議。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八十三